

燃燒的綠樹

沈眠

燃燒的綠樹



就算是什麼都看不見吧,眼皮下一些渾濁的色塊仍在 湧動

就算是被拋擲到眾數的邊緣以外啊,我的心臟依然激 烈搏跳

就算是沒有誰可以擁抱和親吻,肌膚還能被風和日麗的條紋撫摸

失眠如同一種道德,在嚴厲的標準程序,被簡化成典型 夜夜以象的形態踩蹬而過,我所有的神經都在鳴叫, 細末啊

灰白的顏料啊在胸口震顫,風變得極脆,很容易在耳 緣處

跌墜成鋒利的刀片,劃破清醒的字句,而憂鬱的氣味穿 渦雨聲

而一片烏鴉要降落在詩裡,而語言透過我豢養的夢境 說話: 在我心中最奧秘的地方,有一棵燃燒的綠樹,巨大而神聖,在文明以外

熊熊騰空的翠綠,宣告冷清的年代結束,手指筆直地 通往

精神官能症患者的史詩,在最後的篇章,把一尾火焰掐 進掌心

熄滅後,一群自由而野性的灰燼,在漫無邊際的黑暗 底奔跑

跑過荒原啊,天上的星座啊,宇宙啊,抵達深沉的維度,抵達

繼續以一絲餘溫,一點微光,在盲目的齒輪,在彩色崩壞的混沌

為腦建構甜美、恆常的時間軸,為自我再造新的色 澤與未來史